

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

[法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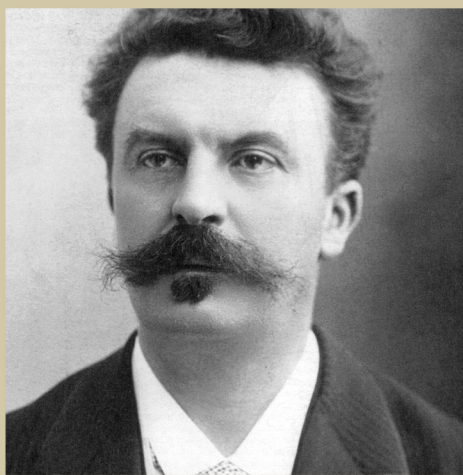
莫泊桑

著

张英伦

译

莫泊桑



Guy de Maupassant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.莫泊桑/(法)莫泊桑著;张英伦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379-9

I. ①世… II. ①莫…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7036 号

责任编辑 黄凌霞 张海香
装帧设计 柳 泉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17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4.875 插页 2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379-9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在巴黎市第八区幽美、恬静的蒙叟公园里，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纪念碑，吉·德·莫泊桑(1850—1893)的半身雕像耸立在上端，下方是一位女读者掩卷思索，生动地表现了法国民众对这位天才小说家作品的衷心喜爱。

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，一如他的长篇小说，几乎都和他的生平经历密切相连。他在诺曼底地区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，后来在巴黎生活和工作，对这两个地区人情世态的绝妙描绘成了他写作的重要题材；他在普法战争中应征入伍，目睹了法军的惨败，以这场战事为背景写的一系列小说感人至深；父母早年离异给他留下的伤痛，巴黎社交界的亲历和见闻，让他对人类的性爱 and 情爱做了最丰富多样的写照；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幻觉天赋，半生精神疾病的感受，令他的奇幻小说独树一帜；发挥法兰西民族特有的喜剧感和喜剧传统，他的诙谐小说情趣横生……莫泊桑多姿多彩的中短篇小说，都受到法国读者的赏识。

作为“短篇小说之王”，特别是作为社会风俗画的文学巨匠，莫泊桑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法国作家之一。

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莫泊桑的作品，他的《一生》《漂亮朋友》等长篇小说拥有大量读者，《羊脂球》《项链》《我的叔叔于勒》等不胜枚举的中短篇小说杰作更是脍炙人口、深入人心。

“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”系列中的这部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》，从他的三百多个中短篇里精益求精，拈取出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兼而优之的顶尖之作，可以说代表了他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。

从这些代表作中，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以下的特色：

莫泊桑主张“表现当代人的真实情况”，描写“处于常态的感情、灵魂和理智的发展”^①。早在一八七五年，构思自己的第一批小说时，他拟定的总标题就是《小人物的苦难》。他的中短篇小说不以反映历史和重大事件为己任，而是重在描摹凡人小事，例如老农因为弯腰捡了一根细绳以致蒙冤而死的《细绳》、垂老的舞者眷恋昔日华年的《小步舞》、生活乏味的夫妇从小女仆偷情获得性爱甜蜜启示的《花房》等等，特定的历史和时代的联系被尽可能简化，和盘托出的是普通人或悲或喜的活剧。莫泊桑以其独特的艺术才能创作出的大量描写人情世态的短篇杰作，构成文学史上一幅不可多得的社会风俗画卷。

莫泊桑认为小说家“要尽量排除例外”，“要对人类活动做个平均，从中引申出普遍的哲理，从事实、习惯、习俗和最经常发生的奇事中提出普遍的意念”^②。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“秘诀”，就是从平凡生活中择取典型性的个别人物、事件和片断，以小见大地反映普遍的真实。《项链》女主人公追求虚荣，《伞》中职员妻子贪小便宜，《父亲》男主人公始恋终弃，都是不同类型的代表；而他们的结局，有的悲苦十年，有的“得计”一时，有的追悔莫及，又都在情理之中。正因为是从平凡生活中提炼出的“普遍的意念”，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才能够反映出最广泛的真

① 莫泊桑：《小说》（1888）。

② 莫泊桑：《给阿尔贝·沃尔夫的信》（1882）。

实、最根本的人类感情、最基本的生活哲理。

莫泊桑曾说：“如果一本书具有某种教益，那应该不是作者强加的，而是他巧妙地叙述的事实使然。”^①和浪漫主义作家的自我宣泄形成鲜明对照，他在小说中极少显露自我，而是让故事顺其自然地发展而不加品评，让人物活灵活现地表演而不表露笔者的好恶；他静待自己“巧妙地叙述的事实”去打动读者。在《瞎子》里对世人欺凌瞎子恶行没有一句非议，哪个读者不对那弱者的命运深表同情，对世人的残忍义愤填膺？《在海上》只让弟弟在故事结尾吐露了一句心里话：“他太看重自己的利益了。”这故事却能引发读者对亲情与私利的深沉思考。《修软垫椅的女人》对贪财忘义的阔少没用一个贬义词，谁读了不对他充满鄙夷？

莫泊桑主张并擅长由表及里的表现手法：“小说的心理部分诚然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它只能通过描写部分才能有力地显现出来。一颗灵魂的内在悲剧，只有当我们清晰地看到隐藏着灵魂的那张面孔时，才能令我们回肠九转。”^②他的小说里罕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述，而是通过外在形象的刻画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有血有肉，既有生动的外形又有鲜明的性格。《两个朋友》《米隆老爹》《老人》等都是很好的例证。两位钓鱼老友的和世无争和善良无辜、米隆老爹的足智多谋和视死如归、农家夫妇惦着农活而老人却总不咽气时的复杂心情，都通过形象的描绘跃然纸上。

在外部形象的描写中，莫泊桑又把细节描写放在突出的位置。他认为：“一个艺术家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细小而非重大的

① 莫泊桑：《勇敢的人》（1883）。

② 莫泊桑：《小说》（1882）。

事物里。一些杰作就是由微不足道的细节、在庸俗普通的东西上造就的。”^①令人叫绝的细节描写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重要特色。他形容《羊脂球》女主人公的短小身材“浑身都是圆滚滚的”、手指“活像一串串香肠”、脸蛋“像鲜红的苹果”、眸子“映着睫毛的倒影”；《泰利埃公馆》中的“太太”带着姑娘们乘车穿过田野：“在野花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原野上，这辆车仿佛载着一个色彩更加鲜艳的花束，由小白马一路小跑地拉着驶过……”写人，让读者如晤其面；状景，让读者如临其境，增强了作品的逼真性，也给读者强烈的艺术感受。

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都采用单一故事线索，但艺术手法却丰富多样。他总能视题材和主题的不同，运用不同的表现形式，或悲剧，或喜剧，或悲喜剧交织。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结构布局上的变化多端。《米隆老爹》像奇遇小说，着力渲染神秘客屡刺敌军的事迹，近结尾时英雄才意外现身；《索瓦热大妈》前半部写大妈和几个敌兵相处和睦，后半部她却巧设计谋将他们葬身火海；《奥托父子》对小奥托和父亲年轻情人的感情发展的结果欲言又止，让读者自己去揣测和评判……

莫泊桑小说的语言，既不追求繁丽，也绝不流于粗俗，而是十分纯洁、清晰，就像他在赞颂法兰西语言时所说的，犹如“一潭纯清的水”^②。正因为这样，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，他的小说都被当作课堂上学习法语的不可或缺的范文。但愿这纯清的文学语言在这个译本中获得了相应的再现。

应该承认，莫泊桑看到和写出的人类缺点多于优点，而且他从不给出药方、指点迷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本来就主张只把

① 莫泊桑：《给莫里斯·沃凯尔的信》（1885）。

② 莫泊桑：《给龚古尔的信》（1887）。

“巧妙地叙述的事实”奉献给读者，由他们通过思索去获得某种教益。正如左拉在莫泊桑葬礼的演说中所说：“他的作品，可以令人发笑，可以令人哭，但永远发人深思。”^①一百多年来全世界不计其数的读者为莫泊桑的小说所感动，这说明人们能够从中悟出的积极意义，是普世而且恒久的。

张 英 伦

二〇一〇年一月十日

^① 左拉：《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》（1893）。

西蒙的爸爸^{*}

中午十二点的铃声刚刚敲响，小学校的大门就打开了，孩子们你推我搡、争先恐后地涌出来。但是，他们并不像平日那样迅速散去，各自回家吃饭，而是在不远的地方停下，扎成堆儿说起悄悄话来。

原来今天上午，布朗绍大姐的儿子西蒙第一次来上课。

他们在家全听人谈起过布朗绍大姐。尽管人们在公开场合对她以礼相待，可是母亲们私下谈到她却是同情心里含着点儿轻蔑。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孩子们，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。

西蒙呢，他们并不了解他，因为他从来不出家门，也不跟他们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河边嬉闹。他们不大喜欢他，所以听一个十四五岁的伙伴说：“你们知道吗……西蒙……嘿，他没有爸爸。”他们都有些幸灾乐祸，同时十分惊奇；听完了又互相转告。那男孩子一边说着一边机灵地挤眉弄眼，似乎他知道的还多着哩。

布朗绍大姐的儿子这时也走出校门。

^{*}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一日的《政治、文学、哲学、科学和经济改革》；后编入一八八一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泰利埃公馆》。

他七八岁。脸色有点苍白，很干净，样子很腼腆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。

他正要回母亲家。这时，成群结伙的同学，一面小声议论着，一面用孩子们策划坏招儿时常有的机灵而又残忍的眼神盯着他，逐渐从四面八方走过来，最后把他团团围住。他停下脚步，呆呆地站在他们中间，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尴尬，不明白他们要对他做什么。这时，那个因为披露新闻获得成功而深感自豪的男孩问他：

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西蒙。”

“西蒙什么？”那男孩追问。

西蒙完全被弄糊涂了，他重复说：“西蒙。”

那男孩对他嚷道：“人家都是叫西蒙再加上点什么。西蒙……这，可不是一个姓呀。”

他，几乎要哭出来了，第三次回答：“我叫西蒙。”

小淘气们轰然大笑。得胜的那个男孩提高嗓门：“你们看到了吧，他果真没有爸爸。”

顿时鸦雀无声。孩子们被这件异乎寻常、无法想象、骇人听闻的事惊呆了。一个男孩居然没有爸爸！——他们像看一个怪物、一个违反自然的东西一样看着他，感到母亲们一直没有挑明的对布朗绍大姐的轻蔑，在自己身上突然增强了。

西蒙呢，他连忙靠在一棵树上，才没有栽倒。他试图辩解。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回答他们，否认他没有爸爸这件可怕的事。他面无血色，只能随口对他们大喊：“我有，我有爸爸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还是那个男孩问。

西蒙哑口无言；他确实不知道。孩子们都很兴奋，笑个不停。这些乡下孩子经常接近小动物。鸡栏里的母鸡见一个同类

受伤，就马上把它咬死。他们竟也觉得有这种残酷的需要。这时，西蒙忽然发现一个邻居家的小孩，是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总看见他跟自己一样，孤单一人和妈妈在一起。

“你也一样呀，”他说，“你也没有爸爸。”

“我有，”那孩子回答，“我有爸爸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西蒙反击道。

“他死啦，”那孩子趾高气扬地说，“我爸爸，他躺在坟地里。”

淘气鬼们发出一片低低的赞许声，好像有个死去的父亲躺在坟地里，这一事实已经把他们的伙伴变得伟大，足以压扁那个根本没有父亲的孩子。这些捣蛋虫，他们的父亲大都是些恶棍、酒鬼、小偷，并且惯于虐待老婆的。他们有样学样，互相推挤着，把包围圈缩得越来越严实，就好像他们这些合法的儿子要施放出一种压力，把那个不合法的儿子闷死似的。

突然，站在西蒙对面的一个孩子，带着嘲弄的神情冲他伸伸舌头，对他高喊：

“没有爸爸！没有爸爸！”

西蒙揪住他的头发，使劲踢他的腿，同时狠狠咬他的脸。场面乱作一团。等两个打架的被拉开，西蒙已经被打得不轻，衣服撕破了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在拍手称快的小淘气们的包围中，蜷缩在地上。当他站起来，下意识地用手拂拭沾满灰尘的白罩衫时，有个孩子冲他大喊一声：

“去告诉你爸爸好了。”

这一下他心里感到全垮了。他们比他强大，打败了他。而他无法反击他们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没有爸爸。他自尊心很强，试图强忍住难受的眼泪；可是没有几秒钟，就憋得透不过气，虽然没有哭出声，却剧烈地抽搐起来，身子急促地颤抖。

敌人们发出一阵残忍的哄笑。就像欣喜若狂的野人一样，

他们本能地牵起手，环绕着他一边跳舞，一边像唱叠句般地反复叫喊着：“没有爸爸哟！没有爸爸哟！”

可是西蒙突然停止抽泣。他勃然大怒。脚边有几块石头；他捡起来，使劲向那些虐待他的人扔去。两三个孩子被石块击中，号叫着抱头逃窜。他那么气势汹汹，其余的孩子也都大为惶恐。人多也怕红脸汉；他们胆怯了，顿时散伙，逃之夭夭。

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这没有父亲的小男孩撒开腿向野外跑去，因为他想起一件事，让他在头脑里做出一个重大决定：他要投河自尽。

原来他想起一个星期以前，一个靠乞讨为生的穷汉，因为已经身无分文，跳了河。把他的尸体捞起来的时候，西蒙正好在那里。这个不幸的人，平时西蒙觉得他很可怜，又肮脏又丑陋；但这时他脸变得白皙了，长长的胡须湿润了，睁开的两眼宁宁静静的，那副安详的神情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周围有人说：“他死了。”又一个人补了一句：“他现在倒像很幸福呢。”西蒙也想跳河，因为他没有父亲，就像那个不幸的人没有钱一样。

他来到河边，看着流水。几条鱼在清澈的流水中疾速地窜游嬉戏，不时地轻盈一跃，衔住水面上飞舞的小虫。他不再哭，而去看那些鱼，它们的表演引起他强烈的兴趣。不过，正像暴风雨平息的过程中偶尔会突然掠起几阵狂风，吹得树木咔吱作响，然后才消逝在天边，“我要跳河，因为我没有爸爸”这个念头伴着一股剧烈的悲痛，又涌上他的心头。

天气和暖宜人。温柔的阳光照晒着青草。河水像明镜似地闪着光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，西蒙觉得舒服极了，也感到痛哭之后常有的困倦；他恨不得就在那里，在那草地上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睡上一会儿。一只绿色小青蛙跳到他的脚边，他试图捉住它，青蛙逃开了。他接连抓了三次都失败。最后他总算抓住它

的两条后腿。看着这小动物竭力挣扎想要逃脱的样子，他笑出声来。那青蛙先是蜷拢两条大腿，然后用力一弹，两腿猛然一伸，像两根棍子一样挺直；与此同时，它那带一道金箍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两只像手一样舞动的前爪向空中扑打着。这让他联想到一种用窄窄的小木片彼此交叉钉成的玩具，就是通过同样的运动，牵动着插上面的小兵操练的。这时，他想到了家，想到了妈妈，一阵心酸，又哭起来。他浑身颤抖着，跪下，像临睡前那样念起祈祷文。但是他没法念完，因为他抽泣得那么急促，那么厉害，他已经神昏意乱。他什么都不再去想，周围的一切也都视而不见了，只顾着哭。

突然，一只壮实的手搁在他的肩头，一个洪亮的声音问他：“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呀，小家伙？”

西蒙回过头去。一个长着黑胡须和黑色卷曲头发的高个儿工人和善地看着他。他眼泪汪汪、喉咙哽噎地回答：

“他们打我……因为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没有爸爸……没有爸爸。”

“怎么会，”那人微笑着说，“每个人都有爸爸呀。”

孩子强忍悲伤，语不成声地接着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没有。”

这时那工人变得严肃起来。他认出这是布朗绍大姐的孩子，虽然他刚到此地不久，也隐约耳闻些她过去的事。

“好啦，”他说，“别难过啦，孩子，跟我回去找妈妈吧。你会……有一个的。”

他们上路了，大汉挽着小孩的手。那汉子又露出了微笑。去见见据说是当地数得着的漂亮妹子布朗绍大姐，他不会不开心；也许他心里还在对自己说：失过足的妞儿很可能重蹈覆辙呢。

他们来到一个干干净净的白色小房子前面。

“就这里，”孩子说，然后叫了声：“妈妈！”

一个女子走出来。她神情严肃地停在门口，仿佛在防止一个男人跨进门槛，因为她已经在那房子里遭到另一个男人背弃。工人顿时敛起他的笑容，他立刻明白，跟这个脸色苍白的大姑娘是开不得玩笑的。他有些不知所措，手捏着鸭舌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瞧，太太，我把您的孩子送回来了，他在河边迷路了。”

可是西蒙扑进母亲的怀里，一边又哭起来一边说：

“不是的，妈妈，我是想跳河，因为别人打了我……打了我……因为我没有爸爸。”

年轻女子脸红得发烫，心如刀割；她紧紧搂住孩子，眼泪刷刷流到面颊。工人深受感动，站在那里，不知怎样走开才好。这时，西蒙突然跑过来，对他说：

“您愿意做我的爸爸吗？”

一阵沉默。哑口无言、脸羞得通红的布朗绍大姐，身子倚着墙，两手按着胸口。孩子见人家不回答，追问道：

“您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回去跳河。”

工人只当是说着玩，笑着回答：

“我当然愿意喽。”

“您叫什么？”孩子于是问，“别人再问起您的名字，我好回答他们呀。”

“菲力普。”男子汉回答。

西蒙沉默片刻，好把这名字牢牢记在心里，然后张开双臂，十分欣慰地说：

“好啦！菲力普，您是我的爸爸啦。”



工人把他抱起来，猛地在他双颊上吻了两下，就大步流星地离去。

第二天，西蒙走进学校，迎接他的是一片恶意的笑声；放学时，那个大孩子正想故伎重演，西蒙像扔石块似的，劈头盖脸扔过去这句话：“我爸爸叫菲力普。”

周围响起一片开心的嚎叫。

“菲力普谁？……菲力普什么？……菲力普是个啥呀？……你这个菲力普是从哪儿搞来的？”

西蒙根本不屑于回答；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，用挑战的眼光望着他们。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宁愿拼死一战，也不愿在他们面前逃跑。老师替他解围，他才回到母亲家。

在此后的三个月里，高个儿工人菲力普经常在布朗绍大姐家附近走过，有时见她在窗边做针线，就鼓起勇气上前去和她搭话。她礼貌地回答他，不过总是很庄重，从来不跟他说笑，不让他进她家门。然而，像所有的男人一样，他也有点儿自命不凡，总觉得她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脸儿比平时红一些。

可是，名声一旦坏了是很难恢复的，即使恢复了也依旧十分脆弱。尽管布朗绍大姐谨言慎行，当地已经有人在说长道短了。

西蒙呢，他非常爱他的新爸爸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下工后和他一起散步。他天天按时上学，从同学们中间走过时态度非常尊严，不去理睬他们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曾经带头攻击他的那个大孩子对他说：

“你撒谎，你并没有一个叫菲力普的爸爸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？”西蒙气呼呼地问。

大孩子搓着手，接着说：

“因为你要是真有一个爸爸，他就应该是你妈妈的丈夫。”

面对这个正确的推理，西蒙心慌了，不过他还是回答：“反正他是我的爸爸。”

“也许吧，”大孩子嘲笑着说，“不过，他不完全是你的爸爸。”

布朗绍大姐的孩子低下头，若有所思地向卢瓦宗老爹的铁匠铺走去。菲力普就在那里干活。

那铁匠铺就好像掩藏在树丛里。铺子里很暗，只有一个大炉的红红火光强烈地映照五个赤着臂膀的铁匠，在铁砧上击打着，发出震耳的丁当声。他们站在那里，仿佛一群燃烧的精灵，注视着他们正任意改变形状的铁块；他们沉重的思想也随着铁锤一起一落。

西蒙进去的时候谁也没看见他，他悄悄走过去拉了拉他朋友的衣服。后者回过头来。工作戛然而止，大家都关心地看着。就在这不寻常的寂静中，响起西蒙细弱稚嫩的声音：

“喂，菲力普，米绍大婶的儿子刚才对我说，你不完全是我的爸爸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工人问。

孩子十分天真地回答：

“因为你不是我妈妈的丈夫。”

谁也没有笑。菲力普伫立着，两只硕大的手拄着立在铁砧上的锤柄，脑门贴在手背上。他在沉思。四个伙伴看着他。在这些巨人中间显得很渺小的西蒙，焦虑地等待着。突然，一个铁匠发出了所有人的心声，对菲力普说：

“尽管遇到过不幸，布朗绍大姐的确是个善良、勤劳的姑娘；一个正直的人娶了她，倒是个挺体面的媳妇呢。”

“这是实在话。”另外三个人说。

那工人继续说：

“如果说这姑娘失过足，难道是她的过错吗？人家原来口口

声声要娶她的。我就认识不止一个女人，从前有过类似经历，如今很受人敬重哩。”

“这是实在话。”那三个人齐声回应。

那人又接着说：“这可怜的姑娘一个人拉扯孩子，受了多少苦；她除了上教堂，从不出家门，又流过多少泪，这就只有天主知道了。”

“这也是实在话。”另外几个人说。

这以后，除了风箱扇动炉火的呼哧声，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突然，菲力普弯下腰，对西蒙说：

“去告诉你妈妈，我今晚要去跟她谈谈。”

说罢他就推着孩子的肩膀送他出去。

他又走回来干活。不约而同地，五把铁锤一起落在铁砧上。他们就这样锤打，直到天黑，个个都像那些得心应手的铁锤，坚强，有力，而又欢快。不过，就像在节日里，主教座堂大钟的鸣响总要胜过其它的教堂；菲力普的铁锤有节奏地击打，发出震耳的铿锵，盖过其它的锤声。而铁匠本人呢，站在飞溅的火花里，热情洋溢地锻造着，两眼耀动着光芒。

他来叩响布朗绍大姐的家门时，已经是满天星斗。他身着节日才穿的那件罩衫和一件鲜亮的衬衣，胡须刚刚修剪过。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，带着为难的表情对他说：“菲力普先生，天都黑了到这里来，可不好呀。”

他想回答，可是他结结巴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尴尬地面对着她。

她接着说：“再说，您一定明白，再也不能让人说我的闲话了。”

这时，他毅然地说：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，如果您愿意做我的妻子！”